



武林高手:在新西兰教授中国功夫

6月3日,新西兰官方公布年度国王授勋名单,华人林正川被授予新西兰功绩勋章。据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报道,林正川是李家功夫和李家泰拳的创始人,他在将武术引入新西兰主流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孤身赴新西兰 被朋友点醒教授中国功夫

林正川 1946 年出生于广东汕头,从小就是个武侠迷,希望有朝一日成为武林大侠。彼时的汕头练拳气氛浓厚,李家教拳(客家拳)是当时最流行的一个门派,它“止则静如山岳,动则雷霆翻江”,不受拘束、讲究实用,林正川 15 岁便跟着住在同一条街的师傅练拳习武。

1968 年,22 岁的林正川从内地来到香港,在师叔的武馆里帮忙教学,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。1975 年,林正川又孤身一人从香港到了新西兰。

刚到新西兰的时候,林正川并没有开设武馆教拳的想法,是朋友一句“你不教,你练了那么多年不是浪费了,为什么不把中国功夫在新西兰发扬光大”点醒了林正川,于是他便在奥克兰开起了武馆。

“中国人想在新西兰,想在外国的地方打天下非常不容易。”林正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,“我林正川不教则已,一教就要教得最好。”当时还有新西兰当地人来武馆挑战,林正川就让徒弟应战,最终挑衅者拜倒在中国功夫下,心服口服。

拳,他积极组织比赛,并创办了李家泰拳。

多年来,林正川不仅将新西兰业余性质的比赛改成专业性质,更是把本地的比赛改成国际性的比赛。2011 年 11 月 12 日,河南卫视《武林风》决战新西兰,中国“武僧”一龙迎战新西兰全能型选手布莱德·海登,比赛空前激烈,引发巨大轰动。

在林正川推动下,《武林风》连续七次,《勇士的荣耀》三次走进新西兰,奥克兰市长、中国驻新使馆及华侨华人组织积极参与,成为中国与新西兰一大民间交流活动,加深了两国人民的友谊。

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壮大,林正川创办的李家拳总会如今已成为新西兰最强的拳馆之一,



林正川与众徒弟合影。来源:河南广播电视台

现在新西兰国内最优秀的拳手几乎都出自李家泰拳,例如,布莱德·海登、杰弗里·凯利、泰伦斯等。

林正川最著名的徒弟伊斯利·阿迪萨亚,曾征战于《武林风》《昆仑决》和《勇士的荣耀》等诸多中国赛事,绰号“黑龙”,

战绩彪炳。目前,林正川的弟子已有五六代,徒弟徒孙更是遍布世界各地。

弟子们常说林正川就像父亲一样严格要求他们,又像父亲一样在生活上照顾他们,不仅是教拳,还传授给弟子们中国的尚德尚礼的精神。

弘扬中国武术文化 徒弟徒孙遍布世界

林正川最初在奥克兰市中心开馆收徒,随着名气越来越大,他又在奥克兰其他地区开设分馆,之后又发展到其他城市,并开始传授泰拳。

“刚到新西兰开武馆的时候,我就告诉自己,以后在新西兰一定要举办比赛,让更多人有机会打比赛。”林正川表示,为了促进武术交流并传播自己擅长的泰

呼吁新西兰政府允许学校传授武术课

据报道,越来越多新西兰人喜欢中国功夫,甚至几岁的新西兰毛利小朋友也想到林正川的武馆来学拳。

6月3日,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向林正川发来贺信,祝贺他获得新西兰功绩勋章,并高度

评价他为推广武术和社区所做的无私奉献和杰出成就。

“能够获得如此殊荣,我深感荣幸。”林正川说,“能够以积极的方式为社区做出贡献本身就是一种荣耀。能看到人们无论长幼、无论男女都能从

武术中获益,我心中非常满足。”

林正川呼吁新西兰政府允许学校传授一些武术课程或自卫技术,他认为这将让年轻人保持积极。

(韩辉 来源:中国侨网)

5 月的佛罗伦萨,好像涌来了全世界的游客,不过也情有可原,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,博物馆、美术馆的藏品随便拿出一件都是“镇馆之宝”,但丁、达芬奇、米开朗基罗,随便说出一个名字都是人类历史上如雷贯耳的文明之光。

可是喧闹的城市却让我厌倦。主教座堂广场上到处都是拍照的人,阿诺河上的老桥开了珠宝店,也是人满为患。

于是决定搬去郊区住几天。佛罗伦萨不仅有深厚的人文底蕴,也是托斯卡纳大区的首府,2003 年的电影《托斯卡纳艳阳下》就拍摄于此。故事没什么特别,婚姻失败的女作家在朋友的安排下到托斯卡纳度假,巧合之下,她买下一栋郊外的别墅并在

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剧情治愈但老套,唯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托斯卡纳迷人的风光。

连绵的群山,无垠的旷野,古老的城堡,金色的夕阳,我往半山腰的旅馆走去时,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。初夏的村庄格外安静,除了偶然传来的狗吠,只剩下微风吹动树叶的声音。旅馆是由 13 世纪的修道院改建的,如今剥除了宗教元素,只保留了原先的建筑结构和静谧气质。院墙很厚,入内又很清凉,工作人员带我穿过院里的一扇拱门,往上走一层楼梯,便是我的房间。

两扇窗户都开着,望出去,绿树开着白花,像极了莫奈刚刚在画布上涂的颜料。佛罗伦萨市区的燥热一下子被驱散了,我和米

在佛罗伦萨,离开佛罗伦萨



开朗基罗的相逢,又岂止局限在以他命名的广场和有《大卫》的学院美术馆呢?

我在老修道院里住了三天。这里住客也不少,不过多半都是城里没订到房、过来过渡一晚的客人。傍晚时,几乎所有人都会聚在院子后的露台上遥望佛罗伦萨。

城市在余晖下会变成渺茫的一片,隔着两层缓缓的山坡,看上去反倒更像午后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的大海。后来我便更喜欢早晨。几乎每天夜里都会下点小雨,第二天早上空气总被洗得干干净净。旅馆提供早餐,简单的吐司和饮品,我就在别人

还没起床的时候,独自在露台上吃东西,看一些与佛罗伦萨毫无关联的书。起先是《金瓶梅》,后来又是韩国女作家金爱烂的畅销书《你的夏天还好吗?》,明代的中国男女在世俗里翻滚,今天的韩国人也在各自的孤独里挣扎——倒不是对那个热闹的佛罗伦萨市区抱有多大的叛逆,而是旅途变成生活,便不再追求所谓的应景,反倒是不同时空在身体和头脑里交错更让人兴奋。

这个修道院里,修女为何而来最后又如何死去,她们中有人见过达芬奇吗,拉斐尔有没有可能在附近的山上散过步,提香是

不是画过相似的场景……这些问题不会有答案,却越来越接近我喜欢旅行的缘由。

静止的生活往往是线性的,音乐、文学或许可以让人短暂跳轴,却很难提供一个更有想象力的时空。我喜欢的时空是无序的,西门庆和潘金莲可以经由我的身体短暂生活在 21 世纪的佛罗伦萨,但丁和薄伽丘也未必去不了明朝,所有人都是飘荡在宇宙里的一颗颗小小的星球,我们或许会相遇,也或许不会,可是这不重要——重要的是什么呢?或许就是这个词,“或许”。

(文、图:吉普赛 来源:南方人物周刊)



修道院附近的村庄



佛罗伦萨周日二手市场



托斯卡纳的初夏



从侧面拍摄的佛罗伦萨大教堂